

“中国经济学学术规范座谈会”纪要

2002年3月20日下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万众楼举行了“《经济学季刊》新闻发布会暨中国经济学学术规范座谈会”。下面是座谈会的会议纪要。

邓正来:学术规范问题我是“始作俑者”。十年前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就是关于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的问题。但是那场讨论并没有把学术规范问题更深入地推进。我最近应天则经济研究所的邀请,重新出来办《中国社会科学评论》杂志,又遇到了这个问题。中国现在还普遍存在着学术不规范的现象,而且还会长期地存在。所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再次发起学术规范化问题的讨论,是非常必要的。学术规范并非简单的体例问题,也不是简单的标准问题,实质上是学术的自主性问题。然而,学术自主性触及到中国学术的深层领域。

中国的学术规范化问题被提出来,基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本身的学术传统非常薄弱。尽管经过三、四十年代中国一批学者的努力,形成了一定的学术传统,但后来由于种种运动,学术传统没有得以继承。如果没有学术传统的建立,学术规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同样,如果学术的规范不是有利于学术传统的建立,也是没有作用的,因为它不能使学术界与其他领域区分开来。众所周知,经济领域比较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利润最大化,如果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加以引入,作为基本准则,可以想象,学术研究将会是什么局面。同样,如果领导关系、个人关系,或者政策中的一些平衡原则进入到学术刊物中的话,可以想象学术刊物又会办成什么样子。我们知道,评价体系的建立是有利于中国学术传统形成的。如何建立评价体系呢?这涉及到具体的稿件评定制度。尽管匿名审稿制现在做得不是很成功,但目的是使高质量的文章得以发表,是有利于学术传统建立的。《经济学季刊》的作者署名没有头衔,仅有单位和联系方式,即使是学生也可以发表文章。重要的不是身份,而是文章的质量。这样做需要良好的编辑方针和原则。

第二个原因是对人类未来的关怀。中国学术界与十年前一样,依然面临着这个问题。《经济学季刊》可以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使中国学术界反省一下:我们真的是在思考吗?我们真的是在为人类整体的未来贡献十三亿人中一些杰出人士的智慧吗?我们关心过人类的发展吗?我们有什么东西被引用吗?虽然我们仍然处在起步阶段,不能要求太高,但这是一个很可贵的方向,也是我们所谓学术规范中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知识界的任务是我们如何去努力为人类的未来做出十三亿人的实实在在的知识性的贡献。

所以,中国的学术规范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知识界如何与其他领域区分开来,建立自己独立的评价体系;第二个问题实质上是对人类未来的关怀。最重要的是,每个学人以最基本的学术操守,在今后的日子中不断地去实践。

盛洪:的确,学术规范对中国非常重要。第一,如果学术界不建立自己的规范,就会“被规范”。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过去的几十年就有这样曲折的历史。首先,可能被政治所左右,这在中国很普遍。有些学者可以借政治资源来提高其学术地位;其次,还可能被其他的社会部门所左右,比如商业,好像学术地位的高低取决于赚钱多少,获得赞助多少。第三,还可能被传媒所左右,好像真正有学问取决于媒体的曝光率。

第二,建立学术规范是繁荣学术研究的关键所在。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建立的规范。这些规范在政治界、经济界以及其他领域也在不断完善,但也有负的一面。而且,负的一面正在侵蚀着中国的学术界,即用政治标准来衡量学术价值,甚至用政治原因来封杀某些学者。所以,建立学术规范是学术发展的生命所在,如果学界遵循其他领域某些不太健康的规范,就会丧失自己的基本原则。

第三,中国经济学被其他学科视为显学,涌现了很多优秀的经济学家,但用国际水准衡量,较少理论创新的增量。这与中国的经济学家还没有走到世界的最前沿有关,但最主要原因还是缺乏把学者凝聚起来的学术规范。一个学派的建立有很多具体的条件,比如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术载体。九十年代初期,学术界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和当时几本重要的学术杂志如《战略与管理》、《东方》、《中国书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密切相关,因为它们起到了凝聚学人的作用。

第四,中国的学术研究非常分散,有些学者写出了非常优秀的论文,但是缺乏一种学术讨论的互动机制。一个新理论的产生往往是一、两篇精彩的开创性的论文的发表,然后引起了其他学者大量的讨论,甚至争论才形成的。新制度经济学就是这样。中国没有这种机制,与没有一个优秀的、遵循规范的学术杂志有关。

最后,在严格的规范和具体的学术刊物的条件下,就会形成学术传统。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学术团体中,都有特定的外部环境和特定问题。中国学派实际上可以通过不断地发问来形成:一是中国有丰富的问题,二是中国有区别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特殊问题。因而,中国完全可以形成独特的学术传统。这种传统一旦形成,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就会在世界上有立足之地。

何帆:在我国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有几个好处:第一,我国传统学术期刊的编辑多是中文系毕业的,没有受过专业的经济学训练,这与国外不同。即使编辑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也不可能是所有领域的专家,而匿名审稿制可以借助外脑来提高审稿水平;第二,引导学术研究的双向的交流和批评。通过双向匿名审稿制,编辑将收到的论文提交给各个领域的专家,由专家提出审稿意见后反馈给作者,作者再根据意见做出修改或答辩,这样就达到了双向沟通的目的;第三,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避免关系网,即通过制度建设,通

过让渡审稿权来杜绝关系网。总之,双向匿名审稿制虽然无法减少“拒真”的错误,却能够避免统计学上的“纳伪”的错误。

谢平: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一个自律组织来监管。在国外,一个人如果不讲究学术规范,其信誉损失是很大的,但中国不是这样。因而,中国需要一个自律组织来惩罚违反学术规范的人。经济学研究违反学术规范的现象是比较严重的,但经济学界至今还没有建立起这样一个自律组织。不知道现行体制下建立这种组织是否可行?但学术规范主要体现在学术期刊上,今天在场的几家经济学杂志,在国内是具有代表性的,就可以联合起来,发起这样一个自律组织。

张曙光:建立自律组织可能比较困难,但如果一些好的杂志率先肩负起这个责任,学术规范可能就好办了一些。一个好的杂志表现在三个方面:知识积累、发现人才和评判优劣。第一,知识积累。如果一份杂志所发表的文章,在人类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没有任何前进,只是在做重复研究,那么它是没有出路的。中国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比较低、贡献比较小,就是没有知识的积累。如果我们的杂志能使人类知识的积累有一些微小的前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发现人才。现在的媒体都倾向于发表名人的文章。而学术期刊,只要文章有水平,不管是什么单位、什么职称,都应该发表。在中国的杂志中,身份歧视比较普遍,比如单位的歧视、职称的歧视和其他的歧视,这些都会影响到人才的发现和杂志品牌的建立。

第三,中国缺乏学术评论的良好风气。评论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其正确与否,只要能够讨论、能够交换意见,就可以提高学术水平。学术评判要用学界自己的标准,而不是用官方的、媒体的标准,更不能用商业的标准。还有,学术规范需要严肃的态度。例如参考文献的问题。表面上,大家都遵守了规则,实际上罗列了很多没有真正引用的文献。这反映了学风和态度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江春泽:学术规范确实很重要,可以在学术领域里树立起良好的风气,扶正压邪。过去认为学术领域是一方净土,其实不然。社会上的各种暗流都在污染学术领域。中国学人要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使学术独立于政治关系、独立于经济关系、独立于一切不良社会风气,要真正做学术研究。以前,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干扰多一些,存在着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的现象。现在还有些其他的干扰也非常严重,一个是利益交换关系,或者是人情关系。比如编辑和作者是有交易的,更有甚者是有的人评教授、副教授的文章都不是自己写的,据说有的“大款”能够凭借财富买到学位,考试与学位论文都请秘书代笔,这些“学位”桂冠戴在头上不难受吗?但在社会上是真伪难辨的,变成“假亦真来真亦假了”。一稿多投更是一种普遍现象,甚至杂志之间也互相抄袭。只有彻底排除这些乱七八糟的干扰,才能真正提高学术水平。目前首先,要在观念上倡导树立一个优良的学术研究风气;其次,一些杂志可以作为先知先觉者,率先建立匿名审稿制来抵制这些风气;第三,还可以通过建立一个独立的组织机构来进行监管。做好这件事,非一日之功,需要长期努力。

茅于軾:中国现在处于一个激烈变革的时期,创立新理论非常迫切。而中国旧有的理论不愿调整自己的观点,学术研究难以发展。这就涉及到普遍存在的治学态度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向别人学习。现在很多讨论会上,大家都积极地表述自己的观点,而较少尊重他人的意见,学术得不到交流,不能通过吸取别人的成果来提升自己。学者之间的互相尊重,是决定我们学术发展和学术规范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郑红亮:《经济学季刊》的出版和发行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作为《经济研究》的编者之一,我为《经济学季刊》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为什么呢?从大的方面说,她为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园地。由于她的编者对国外经济研究的规范比较熟悉,加上北大有一批高水平的作者群,所以她的起点较高,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从小的方面看,或者说从《经济研究》的角度看,觉得有了真正的同盟军。因为《经济研究》从90年代初开始,也一直在努力倡导和推动我国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包括实行参考文献制度和部分稿件的专家匿名审稿制度,以及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包括计量模型和数理模型等)的逐步引入等,在经济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有时我们也感到有些孤单,因为有些读者抱怨《经济研究》数学公式太多,越来越看不懂了,这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压力。现在如果有人再抱怨这一点,我们就请他去看《经济学季刊》,可以说比《经济研究》更阳春白雪。从积极的方面看,我们更感觉到了竞争的压力,所以也要主动变革。《经济研究》也准备从今年第6期开始对全部稿件实行匿名审稿,使审稿制度更规范,刊物质量进一步提高。

当然,从《经济学季刊》已经出版的这两期的风格看,与《经济研究》可以形成一定的分工,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出版频率,一个是季刊,一个是月刊,季刊可能会更关注一些长期的问题,月刊则可以关注一些短期的问题,如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等等;二是主办单位的取向或偏好,《经济研究》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刊物,介于学院派和政府部门之间,对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必须予以关注,但要求有一定的理论分析高度。所以,这两个刊物会各有特色,形成一定的分工。当然这两份刊物也会有稿件的分流和竞争问题,但只有竞争才能实现良性互动,才能真正推动我国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和繁荣。

肖梦:一本杂志最重要的是找准读者群,然后才能决定稿件的类型,不需要匿名审稿。现在财经方面很多杂志,办得很好,也很流行,虽然也做得很严肃,但不需要讲学术规范。而学术类刊物,必须要规范。中国实行匿名审稿的前景并不是非常乐观。因为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审稿人、作者、编辑等,人数相对较少,都是相对固定的一个小圈子,要发现新作者是很难的。

建立学术规范,关键在于是培养学生,要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培养学术规范的意识。因为,学术规范并不是一时的监管就能解决的长期性问题。

任若恩:要建立经济学学术规范,首先,经济学家应该自律。有一定影响的经济学家,应该首先把自己的文章写得更规范一些。刚才有记者问,学术规范是否跟体制转型有关系?事实上,现行体制转型的情况下,也有学术

研究很规范的学者，关键在于自律，而不在于外部环境。所以，自律是非常重要的。学者就是应该自律，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学术规范问题应该上升到做人的层次。

现在，经济学偏向于用数学，其实用数学不一定就代表规范，用文字也可以非常规范。《经济学季刊》专门开辟“综述”栏目，这是国内学术期刊独一无二的，非常难得。“综述”要相关领域最了解的人来写，在写综述时，也应该采取平衡的态度，要介绍这个领域里所有学派的进展，给人一个完整的、综合的、平衡的印象。如果这样坚持下来，就会对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起到深远的影响。

秦毅：学术规范对中国非常重要，大家要“从我做起”。学术研究跟其它的经济活动一样，首先是一个生产过程，在刊物上发表是进入流通过程。通过杂志之间的协作或建立一个自律组织来进行监管，毕竟是生产过程之后的事。这好比假冒伪劣商品已经进了市场以后，打假的成本是很高的。当然还是要做，但是更重要的是从生产领域、从源头上做起，即从学者本身和对学生教育这一根本性的工作做起。我们的老师就应该把学术规范教给学生，让学生明白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从自己开始做起，学术规范的建立可能就比较容易了。

同类刊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不管是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所有的杂志都可以是差别化的，个体都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生存空间，竞争只会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更加丰富多彩。如果谁在竞争中被淘汰出局了，那只是事情没有做好，而不是客观上没有生存的空间。

蒋东生：毋庸置疑，学术应该规范。学术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只有规范才能发展、才有希望。但是规范不仅仅是杂志的问题。规范的过程有许多环节：第一就是学者的自律，学者自身在研究中的规范化；第二就是学者在表述自己的研究成果时的规范化，这是有一套严格格式的。第三，杂志也是规范化过程的一个中间环节，还是关键的一个环节。所以，学术规范问题，不仅仅是杂志一个环节的问题，整个过程都应该考虑到。

一稿多投和一稿重复刊登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是怎么能保证高质量的文章在杂志上发表。匿名审稿当然是好的选择，但在强调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要考虑杂志自身的情况以及中国的具体国情。采用匿名审稿制度，发表的时间肯定要长一些。如果是政策评论性的刊物，需要抢发一些时效性强的文章，就不太适合采用匿名审稿制度，这是由刊物本身所决定的。这时，弥补方式可能主要是靠编辑自身，或是靠聘请专家担任兼职编辑。所以，是否采用匿名审稿制度，需要根据杂志的风格、杂志的主办单位和杂志的具体情况而定，并不一定都适用匿名审稿制。

詹小洪：众所周知，学术环境对学术杂志的制约是很大的。所以，真正的学术期刊，规范的经济学期刊，只有像北大这样的大学才能办，因为只有北大才能营造出这样的学术环境。而其它的一些机构，首先遇到的是政治对学术的左右，至今仍然很重；再就是商业的左右，现在商业对学术的影响越来越深；还包括媒体的左右、机构的左右、学者的左右等。而中国经济研究

中心比较少地受到这些束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中心创办的这份杂志寄予很高的期望,就像1994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创办的时候一样。他们现在已经成功地建起了一个国际一流的经济学研究机构,把规范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引进到了中国。现在中心创办《经济学季刊》这一高层次的学术刊物,肯定会有影响力的。

《经济学季刊》创办后,《经济研究》可能会有一些担忧,因为就要面临着稿源和作者的分流。但这也是好事。一方面,可以鞭策《经济研究》更加努力办好,因为已经有一份比较规范的杂志,有例可循;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讲,相互竞争可以提升中国经济科学的研究水准,提高中国经济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

陈平: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显然已经上升为美国的最大竞争者。但在经济学研究上,我们还比不上匈牙利和以色列等一些小国。所以,我们要有高度的紧迫感,思考如何提高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水平,建立经济学学术规范。

第一,自律问题。中国没有自律,与中国所有自律机构是官办的而不是民办的有很密切的关系,一个成功的自律组织一定要在民间自下而上地建立。

第二,建议《经济学季刊》开一个专栏,比如“读者来信”。如果读者发现有不规范的问题,只需要写封信发给编辑并刊登出来,作者就得回应。这样做可以很容易地监督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和科学信用,规范也就可以很容易地建立起来。如果每一期刊登几封这样的信,开始时批评可能是低层次的,但不久就会变成高层次的,慢慢地,杂志的信誉就建立起来了。

第三,中国经济学研究缺乏规范,主要还不是低层次的抄袭之类的问题,而是缺乏科学的选择和积累标准。例如从文章中看不出来中国现在的学术发展水平到底怎样,因为很多文章在引论中都没有进行文献回顾和批评。按国际标准,学术刊物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必须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你在研究什么问题?第二,你有什么创新的地方?第三,为什么你的贡献是重要的?第四,你的依据是什么?第五,你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一个严肃的科学研究,只要看你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就知道这个问题是否有研究的价值。

第四,匿名审稿并不是最重要的,它不一定就能保证杂志的质量。什么能保证呢?有一个制度很好,就是稿件要由同领域的竞争者或批评者来评审,那么稿件的水平很快就能提高。现在国内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这种专业分工的审稿制度。

林毅夫:今天,大家对中国的学术界的现状进行了有益的回顾,对怎么改进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想法,对我们主办的《经济学季刊》寄予很高的期望。我们知道,《经济学季刊》要办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希望《经济学季刊》能够跟国内的《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等学术期刊一起努力,把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